

死城

【台湾】陈青云著

下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第十四章 地下交易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既不知这神秘人的来路，更听不懂得所谓的什么“总监”，一般江湖帮派，根本没有这类的称谓，一个个面露惊异之色。

神秘人一晃身，划了半个圆弧，又回到原来位置，手中多了一个亮晶晶的小圆牌，冷极地道：“银牌弟子！”

黑衣人面色如死，怪叫一声，出手向神秘人手中银牌抓去……

“杀你并不为过！”神秘人冷喝了一声，挥掌切出。

栗人的惨号起处，黑衣脑碎额裂，横尸当场，红的白的狼藉一也。

在场的高手又是一阵骚动，这神秘人功力之高，的确是震世骇俗。神秘人把手中银牌朝地上一抛，道：“这就是死城人的标志！”

死城两个字，震撼了全场，在武林人心目中，死城是一个既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，死城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没有人知道，而死城中人，也未公开露面江湖，除了十二门派掌门被劫持，迫十二门派各以一件不传秘笈交换掌门人的性命那回骇人事件

之外，没有听说过其他行动，想不到现场竟有死城弟子现踪，看来死城已经参与这搜宝行动了。

这神秘人是什么来路，竟敢公然与死城为敌？每一个在场的高手，齐齐面现惊怖之色。

神秘人冰冷的声音再告响起：“各位此来的目的是要搜寻空空祖师？”

没有人答腔。

神秘人接着又道：“空空祖师并不在这古墓之中，各位可以请便了！”

人群中一个白发老人道：“阁下何以知道？”

“信不信在于各位！”

“阁下该有个称呼吧？”

“有。可是没有说出来的必要！”

“凭阁下一句话，要遣走在场的朋友？”

在下是一番好意，各位不信，尽可毁墓搜人便是！”

突地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空空祖师易容之术天下无双！”

神秘人冷冷地道：“不错，他也许就在阁下身边！”

一句话说得众高手汗毛直竖，晚间丧生在“夺命椎”之下的数十具尸体，还赫然在目，如果空空祖师易了容潜在人群中，他要杀人却是防不胜防。

虽说空空祖师心黑手辣，轻功震世，很少敌手，但禁宫之钥的诱惑太大，贪婪的念头，使人忘了随时皆可丧生的危险。

那阴恻恻的声音又道：“虽然空空祖师精擅易容之术，但他以一代宗祖自居，极少援用！”

神秘人道：“也许今天是例外！”

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精擅易容而且功力深夺取的人改变体形，并非难事！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本人怀疑阁下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

“空空祖师本人！”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早先本已起疑，现在一经说破，果然觉得事实极有可能，一个个面上开始变色。

神秘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怀疑得有道理，但你错了，在下不是！”

“但阁下何以不把真面目示人？”

“这你管不着！”

“那么阁下将无法消除在场朋友的疑念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阁下可能走不了！”

神秘人不屑地一哼道：“朋友，何妨站出来说话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随着话声，一个面色阴沉，目芒闪烁不定，身着一袭紫衫的中年人，越众而出。

人群中起了一阵低语，隐约中指出了这人的名号：“阴司秀才姚立。”

神秘人悠悠地道：“朋友是阴司秀才姚立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区区贱号！”

“这名号不祥！”

“阁下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朋友如不自爱，恐怕要真的到阴司路上做秀才了！”

阴司秀才面色更是阴沉，但是那死气森森的音调道：“未见得！”

“朋友的功力较之吸血狂人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朋友别不自量力！”

阴司秀才森森一笑道：“在下有个毛病，凡事务求水落石出！”说着转向群雄道：“朋友们，是行动的时候了，各位此来为的是什么？还等待什么？”

这话的确具有极大的煽动力。原先发话的白发老人和另两个劲装剑手，业已欺身入场。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紧张。

神秘人沉声道：“在下不愿滥杀无辜，各位不要迫人太甚。”

阴司秀才道：“阁下现出真面目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！”

神秘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在下不现出真面目，不信会有什么问题发生。”

“那就很难说了！”

“在下再次声明，各位虽然心存贪念，但此乃人情之所不免，不要迫使在下杀人！”

白发老者与两名剑手，业已到了场中央，与阴司秀才形成合围之势。

神秘人不言不动，虽然无法看到他的面孔，但却令人感到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森冷之气，迫人至极。

阴司秀才阴冷的面容毫无表情，比死人只多了一口气，但眼珠却在不停地转动，显然他心中在疾转着念头。

空气紧张令人鼻息皆窒。

神秘人冰寒至极地发话道：“在下止于此，得走了！”说着脚步一挪……

两名剑手，首先拔剑，凌厉绝伦地罩身劈向神秘人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白发老人呼的扫出一掌，阴司秀才却按兵不动。

银虹划空，惨号栗耳，两名剑手兵刃脱手飞出。人却栽倒现场，白发老人连退了三四步，口血染红了颌下白须。人群中起了一阵低沉的惊呼。

阴司秀才片言不发地弹身退出场心。

白发老人怒视了神秘人一眼，越围而逝。

就在此刻，无数黑衣人涌现，在人圈之外又加了一重人圈。内围数十高手骇然变色。

一个黑袍蒙面人，飞泻落入场中央，目光灼灼，透过面巾小孔，环扫了现场一周，沉声发话道：“各位朋友可以离开了！”

人圈中一个声音道：“阁下哪路高人？”

神秘人突地扬声道：“各位的确可以离开了，平白送命何苦，这位便是死城属下秘探总监！”

黑袍蒙面客双目暴射厉芒，迫视着神秘人道：“你知道得不少？”

神秘人冷冷地道：“好说！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胆子不小……”

“夸奖了！”

“现在拉下你的帽子！”

“阁下口气很不小。”

“老夫不耐歪缠，爽快些！”

“阁下何不除下面巾？”

“找死！”

黑袍蒙面客一喝话声中，拍出了一掌，这一掌看来毫无火气，但潜劲如山，而且中藏无数变化，的确是玄诡辣得世无其匹。

神秘人滑退了五尺，避过这惊人的一击。

黑袍蒙面客一击落空，间不容发地又拍出两掌，较之第一掌更见厉辣阴狠。

神秘人再退八尺。

四周的黑衣人，缩小了包围圈，场中央空地仅有五丈方圆。

黑袍蒙面客冷喝道：“你到底露不露相？”

“阁下认为办得到的话，尽管出手！”

“接掌！”喝话声中，黑袍蒙面客双掌齐推，劲气暴卷，势可撼山栗岳。

神秘人这次可不再闪让，挥掌相迎。

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起处，劲风裂空生啸，久久不绝，尘沙草石遮没了五丈的空间，也淹没了场内人影。视界复明，黑袍蒙面客与神秘人之间的距离，拉到了三丈之外。这一击，可谓之惊世骇俗，武林罕见。

就在此刻，一阵刺耳怪笑，倏告破空传来，笑声中，一条巨大的身影，旋落当场。来的，赫然是天下第一魔。

天下第一魔狞然地一挥手道：“滚到旁边去打，别碍老夫

的事！”神秘人与黑袍蒙面客双双向后挪了数步，停手不入，目光转向了天下第一魔。

天下第一魔面对古冢，一掌劈了出去。“轰隆”巨响声中，沙石飞扬，整个墓顶坍了下来。两掌！三掌！墓道坍陷，露出了一具锈蚀斑剥的巨棺，一望而知那棺材是青铜所铸。

所有的目光，全投射在那具铜棺之上，古冢铜棺，显见被埋的人当初必非等闲。

如果说空空祖师真的匿身在古墓之中，此刻该已现身了。

天下第一魔自顾自地嘿嘿一阵冷笑，举掌拍向铜棺，“锵！”土石飞扬，回声震耳，铜棺纹丝不动。

天下第一魔不期然一收双掌，碧芒暴炽，红发根根倒竖，身形半挫，双足陷入土中半尺之多，双掌再度扬起，就待劈出……

一声娇喝，倏告传来：“慢着！”声音不大，但却使人有心摇神悸之感。

天下第一魔不期然一收双掌，碧芒扫处，只见身畔丈许之地，不知何时已俏生生地站定了一个头簪白花的黑衣少女。

这少女来得如鬼魅，以场中人的功力而论，任哪一个都是武林中罕见的角色，竟然没有人发现她是如何现身的，尤其外围近百双皮眼睛，竟然有目如盲。

黑衣少女肤白赛雪，貌美如仙，只是那身装束显得有些鬼气。

天下第一魔狞恶地道：“丫头，你知道老夫是谁？”

黑衣少女冰冷地一笑道：“妖魔小丑而已！”这黑衣少女口气之大，令人咋舌，堂堂天下第一魔竟被称为妖魔小丑。

天下第一魔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被人当面如此奚落，而且对方是个不见经传的少女，气行浑身直抖，狞声道：“老夫打碎了你！”

黑衣少女噗哧一笑道：“天下第一魔，别臭美了，现在场中一个蒙面人，一个遮面人，任你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信可以试试看！”这话说得神秘人和黑袍蒙面客暗地一震。

天下第一魔脾睨不屑地一扫两人，又转向黑衣少女道：“丫头，老夫杀人如摘草，你……”

黑衣少女娇笑道：“我来是给你一个忠告！”

“世上居然有人要向老夫提忠告，真是奇闻！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你已死在目前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死在目前还不自知！”

天下第一魔怪吼一声，快逾电光石火的向黑衣少女抓去。

黑衣少女娇躯如风中弱柳似的一阵摇摆，只差半寸，没有抓中。

天下第一魔一抓不中，改爪为掌，横里削出，快得肉眼难辨。

黑衣少女从容地闪身避开，仍是险极的半寸之前，滑过掌锋。这两手，满场皆震，谁也想不到一个少女会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身手。天下第一魔不由窒住了。

黑衣少女若无其事的又道：“如果现在你自断右臂，立即离开，还可保全一命！”

天下第一魔振声狂笑道：“丫头，你认为老夫会吗？”

“那你死定了！”

“谁敢奢言取老夫性命!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你劈棺吧!”

天下第一魔不由心里发毛，黑衣少女的功力，是他有生以来所仅见，但一代魔头，岂会被几句话唬住，一弹身又到铜棺之前。

黑衣少女冷冷的接着又道：“你的目的不过是要搜找空空祖师，想夺取那禁宫之钥，告诉你，空空祖师不在墓中，也不会再铜棺之内，你毁墓劈棺，照律就该死，要你自断一臂，算是极便宜的了!”

“丫头，你是何人门下?”

“这点你不必问了，我只是提忠告而已!”

“你怎知道老偷儿不匿在棺内?”

“如果有，在你劈墓之时他也早溜了，古墓之内，墓道纵横，他不会躺在棺里等你劈吧?”

“老夫并非三岁孩童，老偷儿昨夜仍在杀人，而坟场四周已被人严密监视，他飞也飞不出去，整座坟场只有这古墓可以藏身，老夫断言这铜棺必是墓道的入口之一。

“那就请吧!”

天下第一魔犹豫片刻，终于举掌劈向了铜棺。骇人的狂飙卷处，棺盖陡然开启。所有在场的人连意念还没有转过来，棺盖又自动合上。

“哇!”一声凄厉震耳的惨号过处，天下第一魔庞大的身躯，“砰!”然栽了下去，刹那之间，会场呈现一片死样的静寂。每一个人血液，似乎都在这刹那间凝结住了。

恐怖!令人难以置信!

而更令人恐怖的，是这头簪白花的神秘少女，她与古墓铜棺，必有牵连。

天下第一魔身躯蠕动了数下，口里断续地道：“杨……丽……卿，这笔血债……老夫……来世……”

神秘人猛一弹身，到了天下第一魔身畔，栗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没有答话，天下第一魔真的死了。

神秘人喃喃地念了一声：“杨丽卿！”转身向铜棺欺去。

黑影一晃，黑衣少女已拦在头里，厉声道：“你找死不成？”

神秘人大喝一声道：“闪开！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你准备做什么？”

“找人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棺中人！”

“你知道棺中是什么人？”

“杨丽卿！”

“你错了！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百分之百！”

“在下眼见是实……”

“宇文烈，你不要莽撞！”

神秘人骇然退了三四步。

黑袍蒙面客沉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铁心修罗第二？”所有外围的黑衣人，全部为之动容。

神秘人伸手抓落遮阳笠，露出一张俊美而冷漠的面孔，脱

去土蓝布大褂，现出白色劲装，他，果然是宇文烈。宇文烈转目一扫黑袍蒙面客道：“不错，是在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跟老夫走！”

“跟你走？”

“嗯！”

黑衣少女粉腮带着一抹冷笑，向黑袍蒙面客道：“他为什么要跟你走？”

“不干你的事！”

“可是姑娘我却管定了！”

“阁下何妨试试看？”

宇文烈冷极地哼了一声，接过话道：“密探总监，在下正有这意思拜访贵城主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怎么样？”

“在下先办这里的事！”

黑衣少女抢着又道：“朋友，带你的手下离开这里！”

黑袍蒙面客冷声道：“会的，待宇文烈一路！”

“他现在没有空！”

“姑娘代表他说话？”

“亦无不可！”

“姑娘何人门下？”

“这阁下就不必问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！”

“老夫言出不改！”

“非要宇文烈同行不可？”

“你办不到。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那你就试试看!”看字方落,素手已挥了出去。

黑袍蒙面客骇然抽身暴退,他感到对方这一招完全无懈可击,而且凌厉诡辣得世无其匹,除了闪让,根本无从接架化解。

宇文烈也不由心头泛寒,这少女但神秘而且近乎恐怖。

黑衣少女素手一收一放,一股阴风飒然卷出。

黑袍蒙面客陡地一震,退了两个大步。

黑衣少女道:“如何,阁下走是不走?”

黑袍蒙面客向四下一挥手,黑影划处,如一缕烟般飘逝,所有黑衣人,也随着纷纷离开,乱葬岗回复了平时的幽寂阴森,只是地上多了数十具尸体。

宇文烈这才向黑衣少女道:“姑娘如何称呼?”

黑衣少女粉腮突地一沉,道:“你跟我来!”

“在下问姑娘如何称呼?”

“现在不告诉你!”

“在下为什么要跟你去?”

“当然有事!”

“何不说明白些?”

“到时自知!”

“对不起,在下没有这份闲空。”

“在下偏不信这个邪!”

“那可由不得你!”

“我会要你信的!”

宇文烈心念一转,道:“棺中人到底是姑娘的什么人?”

“你非要知道不可?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是我的师父！”

“令师尊姓大名？”

“歉难奉告！”

“那在下只好自己开棺一看了！”

“除非你想死。”

“在下不受威胁！”

“宇文烈，你到底目的何在？”

“在下要找杨丽卿！”

“家师并非杨丽卿，这名字根本没有听说过！”

“可是天下第一魔临死之时，分明提到了杨丽卿这名字？”

“你去问死者吧！”

宇文烈心念数转之后，一咬牙道：“在下觉得还是问活人比较妥当！”身形一划，到了铜棺之前。

“你敢！”娇斥声中，一股阴风疯卷和向了宇文烈。

阴风罩身，宇文烈打了一个冷颤，但却无异状，因为他修习的修罗神功和九忍神功殊途同归，都有保脉护穴的功能，尤其已死的那诛心人传给他的赤阳功，是阴寒功力的克星，所以黑袍蒙面客经不起一击。而他夷然无损。

黑衣少女一击无功，粉腮不由变色。

宇文烈冷眼一扫对方，俯身就要去揭棺盖……

黑衣少女素手一圈，凌厉无比的划向宇文烈背后六大要穴。

宇文烈双手已抓及棺盖边缘，同一时间，背部六大要穴同时被拂中，虽说神功护穴，不虞受伤，但对方功力太高，仍使

人全身狂震，弹开八尺之外。

黑衣少女粉腮一变，她想不到对方竟然不惧阴掌，不怕点穴。

宇文烈俊面冷得像冰块，怒声道：“姑娘若再拦阻，莫怪在下出手无情！”

黑衣少女不屑的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宇文烈，天下第一魔如何死的，你是亲眼所目睹的吧？”

宇文烈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冷战，这棺中人功力之高，的确无法想象，但他的目的是要证实棺中人是否他一心要找的杨丽卿，天下第一魔临死的几句话，使他悬疑莫释，杨丽卿能毁蛇谷怪人，活埋死城总管戚嵩，当然也能毁天下第一魔，愈想愈觉所猜不错，当下傲然道：“在下承教了！”话声中再度欺近棺前。

黑衣少女娇躯一晃，出手如电，迅捷奇奥无比的一把扣住宇文烈手腕，宇文烈一挣而脱，就在他挣脱的同时，但觉“冲”“带”两脉交会的地方一麻，登时真元全懈，有一种瘫痪了的感觉。

他这一惊，委实非同小可，对方点的非经非穴，枉有神功护体，完全发挥不了作用，这与他师傅的计辰夺命指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，更见奇玄，更见功力。身形一连几晃，他终于虚弱得栽了下去。

黑衣少女凝声道：“宇文烈，我无意伤你，但不能不出手，因为我不愿意你冤枉送命，棺中人并非你要找的什么杨丽卿，天下第一魔并未指明棺中是杨丽卿，可能，这是他平生一个愿望，而在生命消逝的刹那，不自禁的说了出来。”

宇文烈有气无力地道：“姑娘何不用事实证明？”

我用以制住你奇经八脉之外的‘紫微脉’所用的手法即可证明！”

“这……”宇文烈默然了，他不知道武林中谁具有这种手法。

黑衣少女抑低了声音道：“家师数十年不现江湖，如你冒昧，启棺，定遭杀身之祸，坦白告诉你，这铜棺是家师的安身之所，明白了吧！”

宇文烈咬了咬牙道：“在下暂时相信！”

“好！”素手一拂，宇文烈全身一轻，真元复聚，跃身而起。

“现在随我来！”

“姑娘不说原因，在下难从命！”

“你怕？”

“在下不受激，全凭自己意向处事。”

“你倒是高傲得紧？”

“随姑娘如何说吧！”

“如果我说某人因你之故而失去自由，你愿不愿去呢？”

“谁因在下而失去自由？”

“空空祖师！”

宇文烈不由心头巨震，骇然道：“他因何失去自由？”

黑衣少女冷冷地道：“因为你呀！难道你不明白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禁宫之钥？”

“你很聪明，老偷儿把到手的宝物交还给你，难道你……”

“这手段未免太卑鄙了！”

“卑鄙与高尚其间相差多少？”

宇文烈怒哼一声，心头浮起昨夜感人的一幕……

在奔来此地的途中，突被一个年轻剑客所阻，那年轻剑客递过一个布包，道：“原璧奉赵，当日天台道上，本人知道群豪虎视眈眈，以你的身手，虽可保无虞，但武林中奸诈百出，防不胜防，所以暂代保管……”包裹中赫然是失落的禁宫之钥和那幅诛心人托付的地图。

年轻剑士，是空空祖师乔装易容。空空祖师在说完之后，掷下一顶阳笠，一件土蓝布大褂，不容多问，又道：“换上它，到乱葬岗看热闹。”

空空祖师易容巧扮，混在人群之中，先后搏杀了数十高手。这些，可以说决无人知，但，空空祖师却被制了，事实非常明显，对方要以之胁迫自己交出禁宫之钥。

“是谁能有这高的身手，制住了轻功无敌的空空祖师？”心念之中，栗声道：“姑娘，空空祖师已落入贵方之手？”

“目的要在下交出禁宫之钥换取他的自由？”

“不单是自由，也可以说是生命。”

“姑娘知道在下一定会交出来？”

“会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凭铁心修罗第二六个字，老偷儿有情在先，你不能无义于后。”

“好卑鄙的计谋，请带路！”

“请！”

黑衣少女弹身前导，宇文烈紧紧追随，顾盼间，驰下了乱